

带着期待
迎新春

□管淑平

一元复始万象新，家家户户迎新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如同一首首春节的歌谣，热热闹闹地欢唱着过年的喜庆。

早起看春晖，是过年的头等大事。“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作为新年的第一天，当然不能睡懒觉的，必须得早起。人要勤快，事要多知，早起，才是对新年的尊重；早起，是愿意用自己的双手为梦想、为幸福，而努力，而付出。早起有个好兆头，一个家庭的兴旺，一个民族的昌盛，通常都是勤劳的人们靠着勤劳的双手一点一滴、辛辛苦苦才换来的。新年里，最有幸福感的人也当然是勤劳的人。

新春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房间，屋子里一片明亮，我们的心情格外舒畅。走出家门，可以听见邻里邻外的欢快的谈话，可以看到随处可见的红色挂饰和贴纸，新春的气息，就像太阳一样，充满朝气。而在东方，“春”是新生和希望的象征，人们以此来迎接新的一年。

在南方，新春的美食当属一碗圆滚滚的汤圆。汤圆之汤，清润明亮；汤圆之圆，宛如玉盘，团团圆圆。一家人围坐在一桌子旁边，一起吃着汤圆，喜气洋洋。在热乎乎的热汤里，在爽口清甜的热汤里，和和美美，这才是过年的氛围，这才是过年的味道。通常，我们的碗里只有几个大汤圆，也不用额外添加其他配菜，准能肚中管饱。汤圆的甜，带着糯米的软糯，将小小的胃一点点地填满。甜，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过年也像汤圆这般甜美。

而在北方，水饺当然是永远的主角，稳稳当当地占据着饭桌的C位。一枚枚饺子圆滚滚的，像带着福气的元宝，像弯弯的月牙儿。不论是韭菜鸡蛋，还是羊肉、牛肉，还是芹菜、荠菜，都能入馅儿。面皮儿是晶莹剔透、软糯筋道的。饺子煮熟，饭菜上桌。家人团坐，聊天话地，日子也就慢了下来。一年中，相聚的日子十分有限，也就只有过年的这几天。于是，与家人相处的日子也就弥足珍贵。

新春当然得走亲访友，这也是我们家乡的习俗。小时候，我们简略地吃过早饭，穿上父母买的新衣服，挎着大包小包，就跟着父母，翻山越岭，一同前往外婆家。山路幽静而狭长，冬天的山脉光秃秃的，植被很少，整个山脉就像是在做着最深邃的思考，默默不语。走在山路上，也很少听见鸟雀的歌唱，咯吱咯吱的脚步声，就是与大地的亲切对话。到了外婆家，当然要给外婆外公拜年，我们用稚嫩的声音，说着吉祥的祝福语。外公外婆慈祥的脸上泛起笑容，见我们来访也格外开心。这时，父亲就会帮着外公到山里砍柴，然后背回院坝，一棵一棵地用斧头劈开，放在院坝的柴堆或者阁楼慢慢风干。母亲这会儿也帮着外婆，准备着一桌好饭。我们临走时，外公外婆一路相送，拿出了给我准备的红包。

等我年岁大了些，父母给家里买了台电视，我就很少去外婆家了。父母每年都会去外婆家，外婆外公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利索，父母就趁着过年的闲暇，给他们好好地忙活几天。其实，大大小小的事情忙下来，几乎一天也很少有休息的时间，除了一桌好饭，可以落座闲聊。尽管我没有前去，但是，外公外婆还是会通过电话与我沟通，电话里，我和奶奶二人，看着除夕还没有看完的春晚小品，欢乐不断。

电视看累了，我就跑到院坝里，拿出藏在兜里的火柴，在院坝里找着那些还没有完全炸开的鞭炮。找到鞭炮后，小心地从火柴盒里取出一根火柴，轻轻划燃，这时，鞭炮便在空气中“嘭”的一声炸开，陆续继续。我一个人玩得也不亦乐乎。

等过完年，人们又有了新的忙碌，大人为了家庭会选择外出，小孩也会迎来自己的读书生活。新的忙碌是伴随着新的气象而来的，而新的期待与幸福都全靠自己的努力。

岁月流转，要过年了。空气中弥漫着喜庆的味道，走在街上，到处华灯闪烁，火红一片。人们对年有一种期盼，再忙碌的心也会安稳沉静下来，放慢脚步，品味这一年的盛大节日。立春了依然寒风习习，挂上的大红灯笼在夜灯下更显风采。

前几天还是宽敞朴素的超市入口处，已经精心布置了红彤彤的龙的装饰画。真是栩栩如生，那丝毫没有杂质的红，那昂首甩尾的威风凛凛的模样，显得那么气宇轩昂。让走进超市的人不约而同得停下脚步掏出手机照相；让路过的小情侣开心得拥抱留影。

赶了大集
才是年

□陈赫

午休时间，和同事聊起来了年关将至。同事说：“最近几年感觉时间过的真快，一转眼又到了年根底下了。可是现在的年味真的太淡了，仿佛跟平常没什么区别。”我回答说：“还是因为生活太好了，以前想吃的，穿新衣服，只能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实现，而现在轻而易举就能得到。”同事说：“可不是嘛，想想小时候过年赶大集，买新衣服，买好吃的，那叫叫啊！”同事的一席话，瞬间把我拉回了那些赶大集的年月里。

赶大集，是我们曾经生活中的一项重

孩童时的
年味

□郭增吉

又是一年春节到，常常会想起儿时过年的情景。

那还是在生产队里，二百多口人。队里杀一头猪，一斤肉五、六毛钱，我家六、七口人，也就需要了二斤肉，还设法要点肥的，能炖点腥油炒菜。剩下的瘦肉炖熟了，放在一碗碗里，除夕中午做菜放一点，余下的用来招待亲戚。过一个年，吃下肚的也就是几块肉。

队里还会宰一只羊，人们捏着几张毛票，犹犹豫豫地买了点羊肉，包饺子馅。我家不买羊肉，但会买点羊骨头，因为父亲常年患气管炎，喝骨头汤有好处。晚上，剩一段羊骨，放在锅里熬，再放些白萝卜片和大葱。羊骨头被人刮得干干净净，只有点羊膻味，不过父亲已经很满足了。

前面围着一圈的人，挤进去的人出来时也会是挤的，手上美滋滋地拿着一个造型动人的红色糖龙。原来是一位艺人在卖红糖龙。我没挤进去，但看出来的人个个喜形于色，看他们手上那或是腾云驾雾，或是盘旋威严，或是温顺远眺，或是霸气拍爪……那红艳艳的颜色，那仔细到每一条胡须，那精美的纹路，让买到的人都不舍得吃，举着炫耀。小孩子们紧紧握着相互对比谁的更好看；情侣一人一支，自拍了发朋友圈；看到一对中年夫妻也正努力挤进去……火红的龙，火红的年在这平时的不起眼的糖人艺术中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走进超市，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红海。右边生肖龙，颜色当然是红和金色组成，形态各异，造型可爱。少不了福字门贴，有剪纸福字、有丝绒福字、有漂亮的书法写的福字。还升级了，不需要像从前那么用浆糊来贴，是方便的专用贴。最让人瞩目的是红色中国结，它凝聚着中国人的智慧，无论大小，都是做工精致。紧密的编织，各色的花形让顾客有了选择的空间……一眼看去，全是红艳艳，红得热情，红得让人愉悦。

我一转身，差点撞上一对年轻夫妻。漂亮的妻子正抱着一个粉雕玉琢的孩子。嫩得能捏出水来的脸

蛋，黑葡萄似的大眼睛，惹众人频频回首的是孩子穿着一身红色的棉袄。棉袄看得出制作精良，纯手工的金丝绣着红色的龙，龙头在棉袄的前胸，蜿蜒盘旋，从前胸绕到背后。棉袄的裤子用金边配着红色，显得大气高贵。这身红色棉袄已经让超市的顾客身不由己地欣赏。而这一岁多的孩子也是笑容甜蜜灿烂频频放送，有人逗就开心，咯咯地笑。这对年轻的夫妻也大方，温和地回答陌生人的询问。才知道，这身衣服是孩子的奶奶亲手做的，老人家有一手刺绣好手艺。一针一线，尽显慈爱之心。

我给父亲挑了新年礼盒，理所

当然是红色的，还有旺旺大礼包。我周围不断有顾客推着车走过，车上都装满的年货，大到牛奶，小到零食。听到有孩子撒娇地跟母亲说要一个大的生肖玩偶。听到孩子父亲说：“这么贵。”妈妈大方地表示，买，看着都喜庆，你看红得多漂亮，一家人都笑起来。

排队付款，每一个推车里都是满满当当的，一车车的红红火火，配上超市里刘德华演唱的《恭喜发财》，真是太合适不过了。红红火火过大年，祝愿大家龙年吉祥，事事顺意。



窗花迎新年

□李渊萍

“顽童燃爆竹，邻女剪窗花。”走在满是年味的街上，看着玩鞭炮的小朋友，还有那琳琅满目的各种窗花、新春装饰，突然想起小时候母亲是个手特别巧的人，不管什么样的纸，只要在她手上都能变成一幅幅漂亮的窗花。

记忆中，故乡的春节极为热闹，是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从年尾小年起，人们便开始“忙年”：祭灶、扫尘、购置年货、贴年红、洗头沐浴、张灯结彩等等。

幼时的我，一进入腊月就开始掰着手指倒计时，特别期待春节的到来。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贴窗花，母亲是个很能干的人，会剪各种各样的窗花。每到春节的前几天，母亲就会到集市买很多的红纸还有几把新剪刀。

在除夕当天，家家户户的女主人都会起个大早，拿着剪刀和红纸，端上小板凳，齐聚在村里的广场，边聊家长里短边剪窗花。

窗花的形状可以有多种，但是大多数都是梅花、动物的图案，或是福、吉祥如意的字样，因为这些图案汉字预示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

看着母亲的一双巧手剪出来一些惟妙惟肖的窗花，有喜鹊登梅、六合同春、五福捧寿、年年有鱼、鸳鸯戏水等有吉祥寓意的图案。

“梅啊，你这个怎么剪出来的，教教我……”母亲的名字里带

个梅字，母亲也极喜欢梅花，于是在剪窗花的时候，大都和梅花有关，我家每年贴的窗花也都有梅花。

而往往这个时候，母亲都会被推坐在广场的中央，身旁围着各家女主人，讨教着怎么剪出漂亮窗花，一来装饰房子，二来希望窗花能将美好寓意一直延续下去。

只见母亲的放下自己的剪刀，手把手开始教大家，首先将偌大的红纸裁剪成一个个正方形，再对折一下两下三下，拿出剪刀，就这样剪直线、曲线、圆形，不一会儿，一幅梅花报春图就出来，每次这个时候，我也会央求着母亲再剪一次，因为我根本来不及记住所有的步骤，尽管母亲已经放慢很多倍。母亲剪的窗花活灵活现，可是我还是没有学到半分。

除夕夜，家家户户都将剪好的窗花贴到自家窗户上，每家每户窗花的形状都不一样，用现在的的话来说就是：限量版。可遗憾的是，我都工作了，还是没学会剪窗花。

我的思绪已然飘回了童年，这让我更想回到家乡过春节，我忍不住扬起嘴角，立即订票，只想早点到家，与家人一起吃一顿团团圆圆的年夜饭。春节将至，一定要与家人一起贴窗花，寓意新的一年吉祥如意、平安顺遂！

保持一颗温柔心

□耿艳菊

“一岁将尽，便进入一种此间特有的气氛中。”岁末看到冯骥才这句话，相当应景，尤其贴合内心的感触。这种特有的气氛，年年都很相似，也许人人内心的感触也都是相似的。那就是时光，公平公正、温暖温情的时光又匆匆流转了一年。

一岁光阴将尽，这即将过去的一年，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回过头来看，多多少少总会有几分遗憾和后悔。读书太少了，依旧容易生气，脾气依然急躁，文章也写得少，风景也没有好好看……

时光简直在奔跑着向前，一天天，真是快得让人难以跟上节拍，似乎一转眼就要过年了。小时候盼望过年，总觉得日子慢悠悠的像蜗牛。现在特别害怕过年，害怕热闹，真想把时光的指针调得慢慢的，比蜗牛还慢。让自己拥有充足的时间在生活里修炼，做些喜欢的事情，好好感受一下美好的一切，清风，明月，花香，笑容。

“每每到冬日，才能实实在在触摸到岁月。年是冬日中间的分界。有了这分界，便在年前感到岁月一天天变短，直到只剩无多。过了年忽然又有大把的日子，成了时光的富翁，一下子真的大有可为了。”是啊，也只有到了年末岁尾，才会懂得光阴的珍贵。

这时候，一审视自己，才发现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慌慌张张里，人很容易变得浮躁。张佳玮

要内容。也是中国北方特有的一种民间商贸形式，历经数千年不衰。其中尤其年集最为红火，年集上大红的春联、灯笼、年画、香烛、干果、服装、被面、时令小吃，都是市民过年的必需品，到年集上吃上一次过年才有的小吃是众多孩子的新年愿望，到年集上剃个过年头是很多老人的传统习惯。对于那时候还是孩子的我们，年集的诱惑力更是无与伦比。

记得小时候，去赶年集。父亲带着大棉帽子，裹着军大衣，骑着摩托车。我就坐在他身后，觉得他的背真的很宽，把零下十几度的寒冷挡的严严实实，丝毫的风都灌不进我的身体。还没到地方，远远的就听到此起彼伏的叫卖声，那热烈的氛围，仿佛一下子就把寒冷给击碎了。

进到集市里面，那些叫卖声也就愈加响亮，进入我的耳朵里，却不觉得吵闹，只触摸到更多热情在翻涌。父亲说：“你看这些人，多不容易，他们奋力的呼喊，只是希望手里的货能有更多的人看到。能卖个更好的价钱，回家也就过个好年了。”说这话时，父亲总是伴着一声叹息，直到长大后我才明白，那些叹息是对儿子的不易作以诠释。

集市上的货品琳琅满目，各种肉类是人们驻足最多的地方，鸡鸭鱼牛羊，一应俱全。其次就是卖春联和年画的，年画与

大哥会用棉籽油炸点油条。虽然技术不到位，但那时食物贫乏，能吃上才是最重要的。哥哥手乎着，油条刚出锅，全家人都用两根指头小心地捏着一根油条，有滋有味地慢慢品尝，那味道感觉香极了。

父亲还会磨些豆腐。用小磨扇把泡好的黄豆磨成浆，经过过滤，然后煮浆，加卤水，凝结成豆腐花，再舀进布包内，盖上报，压榨成型后，冷却，泡在清水里待用。余下的豆腐渣掺上玉米面，捏成渣疙瘩。

最忙的是母亲，要捏馒头、枣山和小枣花，还要有几条鱼。我最欣赏母亲捏的面鱼，弯曲的身子，有大有小，两两相对。母亲用剪刀巧妙地剪出鱼翅和鱼尾，用木梳子在鱼的脊背上按出一排排密密的鱼鳞，再在头部按上两个黑色的扁豆籽当眼睛，那鱼便惟妙惟肖、活灵活现起来。支起大蒸锅，把火烧得旺旺的，蒸了两大锅，下笼后，放在大缸里，盖好盖子，防止干燥破裂。起五更时，各个神铺前都要摆上小枣花，枣山要摆在灶君前。而面鱼上供过后，要把鱼头切下来，用红线串好，挂在墙上，叫做年年有余（余）。

母亲还要包饺子。先盘饺子馅。馅的原料是萝卜丝、大葱、粉条，剁得烂碎，拌上姜末、食盐、食油等。和好面，两手巧妙地结合，一个个小巧玲珑的饺子就包好了。除夕晚上和初一一起五更，要吃两顿饺子。五更的饺子里还要包上一个铜钱，谁吃到了，说明新的一年会有好运气。

春联是农家家家户户传达新年喜庆最时兴的工具。那时写得最多的对联是像“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三阳开泰从地起，五福临门富贵春”之类的，而年画最多的自然就是执铜的秦叔宝和执鞭的尉迟敬德，两位门神最受大众喜爱。

父亲看着我脚蹩的样子，一把把我抱了起来。“走吧，去买你喜欢的东西。”父亲的话，就像是一道明媚的阳光，把我的心里照亮了。

要说年集里最吸引我的，自然是糖果了。糖果是孩子们最喜欢的，过年少不了，家家户户都会选择各种各样的糖果，招待客人，孩子吃吃，甜到心里的感觉。小时候就是最爱的美味，甜甜的吃不够，每次都是装在兜里，随时吃一块，就是幸福。

在糖果摊上选择了各式各样的糖果，父亲把它们都装进了袋子里，微笑的对我说：“这个吃多了容易蛀牙，等过年的时候才准吃。”我咽着口水，看着诱人的糖果，已经开始掰着手指算起了离过年还有几天。

同样在掰着手指中走过的，还有飞逝的日子。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赶大集已经不是人们仅有的购物渠道，更像是一种休闲方式。但在我的情怀里，赶大集始终是年味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形式，我总是想起父亲跟我说过的那句话——赶了大集才是年。

那时的对联都是手写的。父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年前的几天，几乎全小队的乡亲都来让父亲写对联，父亲来者不拒，两手不停，每幅都写得极认真，极仔细，绝不搪塞、敷衍。在我的记忆里，往往是街坊邻居都贴了对联，而我家到了大年三十一下午才能贴上。我总是拿一砚墨在砚台里蘸着水给父亲磨墨。耳濡目染，我十来岁便学着写对联了，还把为乡邻写对联的传统继承了下来。

弟兄中我最小，我会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再把香炉装满沙子，好让母亲烧香时用。哥哥贴对联时，我端着浆糊，仰着脸看看贴得正不正。我还把母亲用红纸剪成的简单的窗花贴在窗户上一块小小的玻璃中间，觉得那就是世上最好的工艺品。

五更天哥哥们会放一挂短短的鞭炮，天明后我会捡拾那些没有响过的小炮仗，和同伴们一起去放，没有捡了的，就折断，用香头点燃，看火药点燃时红红的火星打架。一次我点燃炮仗时，没来得及扔掉，在手心里响了，崩了一个大燎泡，疼了好久，还是乐此不疲。

家里困难，一般不会换新衣服的，洗干净了，不误过年。尽管很羡慕别人家孩子的新衣服，眼巴巴地看着，却从来没有缠着母亲闹，“不要和人家比吃穿。”我永远记住了母亲的教诲。

儿时的年，虽然物质贫乏，但有亲情在，有童趣在，有氛围在，因而感到很温馨、很快乐，也很充实。